

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見志見藏覆明禮之
水上有浮棺矣蚩笑者皆無疾而死于是改之晉書
地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
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焉水經注

唐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
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章軍使守
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父
老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
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去
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志

永平府志

卷之六

雜記

二

舊志公孫塚在盧龍縣赤峯嶺及道南烽火山有公孫神
康墓漢末元菟公孫度據平州傳子康豈其所葬與是
不知漢魏平州在遼東襄平而此為遼西郡度不得而
有也至康子淵為司馬懿所征經孤竹度碣石以次於
遼水彼烏得而葬此哉灤舊志從之且引康為神康史
傳康無二名或以為公孫瓚殺劉虞而據幽州蓋本令
支人赤峯嶺烽火山漢皆令支地也或瓚之先後族屬
而瓚則焚易京子纘亦殺于屠各未聞故吏為收葬神
康雖不知其故為令支人明矣何必以援元菟耶許莊
云父老相傳城西有謝丞相墳孟宰相塚因無顯跡不

敢強附則公孫之顯跡元菟何如令支哉均之爲僭僞何舍近而之遠乎

唐宜芬公主題虛池驛屏風女史與唐書不同女史言公主本豆盧氏女有才色天寶四載奚霫無主安祿山請立其質子而以公主配之上遣中使護送至虛池驛公主悲憤作詩至番其國立君矣質子見殺公主亦遇害而唐書北狄列傳云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爲燕公主妻契丹鬱于鬱于死弟土于嗣攜公主來奔豆盧雖出於慕容而燕都則非宜芬也奚王延寵降復拜饒東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揚爲宜芬公主妻之延寵殺公主

永平府志

卷之末

雜記

三

復叛是宜芬非豆盧氏延寵殺公主以叛非質子見殺而害及公主也

以下揭石叢談

遼景宗乾亨二年三月如南京賞牡丹遂西幸聖宗統和五年三月癸亥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臣則牡丹在長春宮宮在南京矣其駐平地松林松亭山關外也

金世宗大定十八年正月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莊丙子次華港己丑還宮丁未以春水詰石城令不稱職此長春淀也按金之春水沿遼捺鉢蓋必地坦夷四方二三十里木多榆柳時出較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

國禮貢國主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
氊傘一以芑衛士風雪槍外小氊帳一層每帳五人各
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
柱竹櫟氊爲蓋彩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黃布繡
龍爲地障窗榻皆氊傳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
亦氊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
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
人每日輪番千人祇直禁圍外卓槍爲砦夜則拔槍移
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春而捺鉢正月
上旬起牙帳約六旬國主方至天鷲未至設氊帳河上

密掩其門鑿冰竅舉火魚盡湊之卽垂綸罕失也冰泮
剝木爲舟長可八尺如梭曰梭船施一槳以捕渡廣則
方舟或二三焉冰泮乃從鷹鷂捕鷺雁必擇鷺鷥聚處
晨出暮歸從事弋獵其侍御衛士皆服黑綠衣備連鎚
鷹食器刺鷺錐各一具于溱周相去各五七步排立主
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于上風望有鷺處舉旗探騎馳
報遠泊鳴鼓鷺驚稍騰水面左右圍騎舉幟麾之五坊
擎進海東青鷂拜授于主放之鷂擒鷺墜勢力不加排
立近者舉錐刺鷺急取腦飼鷂救鷂人例賞銀絹主得
頭鷺薦廟群臣各獻酒果舉樂更酬酢致賀語皆挿鷺

毛于首以爲樂賜從人酒徧散其毛弋獵網釣春盡乃
還世宗旣殂後主如春水改都南行宮爲建春又改遂
城行宮爲光春而長春不書矣至宣宗南遷而都入于
元焉

元許有壬圭塘集載喜逢口事今關名喜峯似失厥義矣
其與丁文苑同科爲哀辭曰文苑移官山北山北置大
寧右白霽地去京師東北尙八百里陸不可以挈家水
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卽是辭也豈舟可
通乎按史將由灤通漕于上都造船視爲不可而止矣
今灤河之滸尙有繫纜鐵椿或以爲繫浮梁或以爲繫
永平府志

卷之末

雜記

一五

行舟正德初年漁人獲一鐵纜茅重三百餘斤則昔灤
或深于今矣豈亦以繫浮梁者哉元通漕艦或不可至
上都豈其不容刀以達于大寧乎若名閩中清流之舟
水手今必可達小喜峯而至大寧亦未可知也

元白湛淵續演雅十詩發揮其一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
里世無奚超男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卽今上
都去上都二百里卽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
將八百里也蓋在松亭關外與境外地同關內有灤陽
營及驛而皆上都之委此詩則爲上都作云將八百里
今爲胡守中所伐又自隆慶來薊北修邊臺橋館萬役

今千里古松盡矣凡元臣咏灤江灤陽詩皆上都非此也當辨

明成化乙卯灤州城南有李氏子弋雄雁鍛其羽雌隨飛悲鳴三日而去雄畜久而馴縱野以媒他雁及春其雌復來飛鳴如昔累日其家異之出雄于隙地伺之雌哀鳴而下周旋俯仰鼓翅招呼若與之偕飛雄竟不能去糾頸弗釋並死之鄉人雲集而嘆瘞之于高坨名曰雙雁坨處士朱杲有詩按金元好問赴府試行道中見一捕雁者云捕得二雁內一雁死一雁脫網去空中上下盤旋哀鳴良久投地亦死好問以金贖得二雁瘞于汾

水邊壘土爲邱因爲雁邱詞杲偶同此意惜詞不足步之耳余聞遷安縣城北門券有雌雄紫燕巢之忽雄爲烏鵲擊死其雌不尋配亦不食飛鳴數日死嗟夫雁不再配其性然也燕性喜淫而獨然尤所罕聞者

明初法嚴禁不私親防不忽微于地方二條今視若緩實切焉洪武三十年七月以郭駙馬使遼回私帶榛子三扛沿途擅用驛夫遞送事覺令自備鈔貫給還役人工食仍勅兵部于山海松亭等關古北旅順口懸掛榜文凡公差人員不許稍帶松榛等物進口渡海違者一二斤三五兩俱分屍號令所過官司縱容一體治罪時歐

陽倫以私茶于陝西賜死其嚴如此

明初洪武二年命郡縣立學三年開科八年立社學選國子分教北方十一年選武臣讀書國子監十四年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爲久陷於夸而廣同文治也至十五年五月丙戌命彙編華夸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言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墨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紐切其字以諧其聲旣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語矣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四月朔以大行梓宮將祔塋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五月末旬還京余居喜峯傳有父老手記四月二十七日乙未駕幸關過灤河見溪流沙迴繞意有寶物命中宮侍從取之得異珠不計及駕過士人往取並無之臨關命家將六十員名護出口外 到濃津嶺止回宿驗馬廳九月五日癸卯總兵馬永具筵太監張永佛寶等侍樂工孫自毛供唱問頭上白不知下頭白否卽令屠戶闔之駕遂起往建昌灤州舊志十二日辰時駕至建昌至偏涼汀打魚乘船順風三里許至北釋院口手打捕竟日而還

十三日到大沂河佛住山下觀魚人遂號爲龍泊然雖漫遊而行在便如遼金故無土木供帳之侈民不至爲煩亂焉

薊鎮忠烈廟邊路多廢總理乃合祀於三屯以都督死者孫贖未嘗爲立廟但搏象於景忠山三忠祠後寢新廟成昇入居中獨坐以副總兵而下旁列配之夫贖救予祠以死故也然死不論輕重迹其生平審其時勢而概祀之曷勸哉况行無可取罪不足贖乎明制待陣亡最隆必覈其所死宜祠乃贈諡未嘗于喪師辱國者而概予之祠也自正統土木之難尙有區別是後邊臣諱敗永平府志

卷之末

雜記

人

多以捷聞不論俘死逃死降死死則以陣亡聞其濫如江河勢不可挽矣

女伎馬氏蓬瀛昌黎人也東光貢士劉公直歷禮部主事戶部郎中元季兵火宦遊遇昌黎娶之蓬瀛幼聰慧隨父讀書精通歷數天文洪武壬申差內臣陳二仔捧寶二百錠四表裏召授尙宮司宮正授冠佩縣歲給俸米六十石戊寅差內臣穆和賜一女使送還寧家永樂卽位召二次屢賜寶楮表裏官其子政爲本縣儒學訓導終身

凡志古不考史其年與傳多不合如裴騫仙人臺記太康

三年爲北平郡五車王所據則晉之太康非遼之太康也時遼西爲段氏所據二年慕容涉歸寇昌黎平州剽史鮮于安破之矣又爲安北將軍嚴詢敗歸慕容連敗段氏爲平州屬國所服何以言據也蓋咸康三四年遼爲石趙攻而走保密雲山事也撫寧盧嶺峯有七王山亦稱遼王者皆段遼事魏史盧龍嶺蓋與保密雲山連亘不遠耳令支界崆嶺山有淮安王避難洞石上有大安五年字可辨歷稱大安者秦苻丕元年慕容垂建元不稱之矣是年燕餘巖以建節將軍叛爲慕容農所平且丕卽亡無五年也惟北魏大安四年則高宗至遼西

黃山宮築壇記行或五年有刻也遼道宗太康太安凡十年無事且未嘗東遊也淮安王不知誰其避難無考或僞亂僭稱耳

景忠祠記嘉靖癸未兵備熊相撰稱祀四君子諸葛岳文武寧也鎮守馬永所創未搏像而調去代者口西人至任拜元君祠與元君鄰因至祠像未成有木主問武侯何人以亮告知之武穆何人以飛告知之至文文山及名告不知矣問南人北人乎曰南人我固不知矣問何時曰前朝人至武寧王告者不敢名曰此今定國公祖也曰徐某有子孫奉祀不宜亦分三人食去之或以記

四人告而不知何爲記者永歸金吾先告定國遣紀綱校尉輩進香元君因謁祠觀像急矣乃畫像于辰壁爲將特祀抵之今壁剝落有遺迹蓋雖椎可鄙不爲佞可恕焉但徐冒虛名馬若虛舉而能爲虛言皆本眞而成假矣

忠義廟碑嘉靖丙申修撰屠應竣撰各路有之文同今太平碑尙存巡按金爍與同郡且座主命各路以幣請文而且謝蓋千金以此名耳文不言某何以死通言是廟隸某寨爲某帥立以祀官軍某等空其名令填之如太平路碑填是寨爲叅將周璿所守之廟祀官軍周明而永平府志

卷之末

雜記

十

下不知明某年何以死璿乃時帥非死者有路竟不填不知何以立蓋公則名報忠義私則實報恩義也

燕出長人東北古爲多矣如慕容銑七尺八寸垂七尺四寸德八尺二寸時逢陵長王鸞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由磴德見而奇之賜食立盡一斛至元魏南明太守慕容叱身長一丈腰圍九尺矣則遼盧龍節度使盧文進於無定河見人腦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有之矣

明大漢將軍三屯營馬玉侍衛三朝語在母節婦徐氏傳時有與同選口西人尤長尺餘凡選侍衛必兩相配是

獨舉班無對腹餘十圍重五六百斤爲天下第一以無對不用訪玉家爲具餐十人至二十不得其一飽城中或有十戶二十戶合爲具不能供五日語總府留之以餉之難而去至冬無能施之衣而凍餒死於燕南矣是後大將軍有江南客不滿三尺侈寵異常時屯城臺有僧軀如之客以類已善視焉未嘗失溫飽乃追憐巨人之孳死而不知侏儒易爲生也嗟夫無論世間但燕前如安祿山其重三百五十斤寵任至爲僞帝孟業至於千斤而爲幽州督矣是人徒食粟必才無可用倘出與對者則不論才否玉爲錦衣百戶而彼且指揮之耳故

歷舉燕長人種姑以慕容家告之若契丹阿保機其靴可納城臺僧沒頂至爲僞天帝傳國二百餘載長人富貴者世豈少乎哉是人至餓死非長之罪也

舊志昌黎仙臺山後有石洞古井張果老院在焉石礮石槽遺跡尙存撫寧縣東十五里以氏河爲其騎驢曾陷焉其飼驢石槽蹄跡宛然在府城五里大石盤礮上低陷如之其墓在撫寧縣東南七十里韓湘與果老栖仙臺山常對奕今有仙人奕石腳跡石盤文甚古又觀音洞石壁上有韓仙真影世傳修仙辭鄉遺狀云墓在昌黎城西南八里果老弗問矣邇者縣令刻藍關記瑤華

帝君韓若雲自撰云文公集其弟滂墓志銘支系甚明其詩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是記以公爲叔而父其伯祖會會無子而有子湘有父而無父矣竟篇言呂洞賓七度之成道及諸與游拾得輩未嘗與張果老游北至五臺山未嘗言入燕也則昌黎縣之仙跡視斯記自辨矣

染莊社記契丹時遼興軍風爨者行貨路收一卵于篋歸置錦囊繫臍不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漸長盈丈圍將尺許乃縱之野任其自食嘗命以名曰于雅撫首示以不忍別雅如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後去數歲益大

永平府志

卷之末

雜記

三

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制之無策乃聞于契丹榜募能捕者爨知其必雅乃應募而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斂故舊而數其罪蛇俛首伏誅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爨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是歲里人修祠落之記其歲月金至寧元年仲秋辛卯興平路猛安蒲察孟里記或以雅知罪伏辜爨憐而葬之而以昌黎古蹟城西北三十里蛇皮王墓是雅之葬處也殊謬

石門子關天仙廟有神燈二盞正德年間盜去其一今更深入百步外望有燈近前並不見之

嘉靖壬子路軍馬文章往玉王峪日未沒忽見白髮翁尾
之疑爲怪石擊之不見而見羣雞數百徧山逐之皆入
地而山皆銀矣章以爲鉛錫攜數片而去至峪投郭銀
家辨之銀以鉛錫給之因追所自出章具以實對銀遂
密運數夜閉戶煉爲錠家婢密持小錠與鄰家婢曰吾
家多多鄰知亦盜取之久而土人報路將撫按以上聞
癸丑遣錦衣衛千戶取年有半而撫按往臨公私取用
益多民不勝困恐爲地方患因報絕產而罷遂塞之上
立廟鎮壓至今毋敢盜

漢兒莊南山鑛洞奉禁矣而土人傳莊北有識云東一箭

西一箭萬兩黃金没人見有人見普救九州十八縣陳
遊擊解云一箭者地百步外也東西常谷間南山一箭
地人常言有寶氣乃以取煤爲名役兵二百餘人鑿洞
年餘黑石不成煤或告宜一祭取其餽犒兵再三告不
忍予第務必得之而莊西南隔河里許盜鑛者露爲三
屯營守備魏文舉密獲十二馱又搜南覺寺盜首孫南
華掘地得百餘斤以數十斤報官盜首前建昌胡總兵
幕客嘗爲領六寶峪鑛徒習矣乃薦之總理府不得意
而領舊徒爲此文舉貪鄙旣羸而寶復益之南華書生
乃爲徒勞謫戍于密雲遊擊亦徒勞人力因無以解人

口罷官鉅萬人益疑之中路協守羈留之索鑛百斤乃出囊金五百奉之皆爲此識誤也

遷安縣西十五里宮寨莊北先銀杏二株可七八抱成化間莊民韋氏鋸其一以爲奩具流汁似血鳴數夜乃止其家遂滅一存十數抱蔭蔽二畝餘七家嶺驛西南郭家莊西有樹連抱乃銀杏也

樂亭縣治往有怪居者憚之成化間冢宰尹公聞其事會缺尹乃于辛丑進士中擇才望有福德者知縣事得沁水李瀚仍擇欽天監官善術者偕往及至監官視之曰是在譙樓時譙樓建置久矣撤之果得一巨蛇圍可尺

永平府志

卷之六

雜記

十四

許監官咒之設大鐺于前蛇卽俛首入內曰未可殲也乃密封令人舁于海又壁間掘一女屍不知何時顏色如生出而瘞之怪遂息李任滿擢御史官至尙書壽幾九袞果符福德之相尹公信知人哉監官之術亦奇矣惜逸其名

張住石碑場人其先有積惡者及住父益不爲善住好左道舉家從之聚衆邪說有遊僧明果等嘗至其家誑以妖術住信之一日住令家屬咸飲藥跪于地手刃之以爲升天也計父母妻子及姊妹輩共十七人止一姪獲免時嘉靖甲子事聞當道立柱斃之

隆慶己巳海漁人捕一巨魚約十餘斤曰此骨鱗魚也是時無歲不有警說者謂魚負鱗甲兵象也不常有者而捕之鯨鯢其頓息乎自此虜不犯邊者十餘年萬歷癸巳漁人又捕一骨鱗長六尺餘約重六七十斤巨口尖尾皮類鯊魚狀類鮫鱐有骨鱗五行鱗如酒盃脊如劍漁人曰此垂白之老所未睹者較之隆慶年所獲直小介耳

崇正壬申三月有大魚長九丈浮于縣南海濱氣蒸如霧三日而死近海居人乘舟桴取其骨肉煮油家數百斤旬日方盡其脊骨如棟其脇骨如椽至今猶有存者然

永平府志

卷之末

雜記

十五

不知其爲何魚也後又有一大魚復至其處土人爭取之魚揚鬣鼓鬣兩目如雙日噴沫如雨吐氣若雲翻波捲浪舟幾爲覆而已不知何往矣今近海之人猶有親

睹而能詳之者

張莊
臨記

順治丁酉灤州倭城民獲雁色赤如硃雙目俱絳項繫金牌有元狩年號驚以爲神釋之

戊戌冬十二月六日午仙臺山右肩崩墜大石如巨屋千仞而下凡所衝擊無論大小萬石齊落聲如轟雷砂土冲霄損樹萬株至次年己亥三月六日自山半名弔砂口復隕巨石如前損中庵屋垣入前層屋復自屋破窗

而出蓋其衝之小石也猶大于斗凡合抱之木當之者無不糜碎墜石固山之常連墜巨石則亦異矣

張莊臨記

黃孝子名贊江西臨江人父均道於元延祐間求仕京師留贊江南時贊幼及長聞父再娶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已沒其婦挾貲更嫁居樂亭贊往求見拒不納贊曰吾來省父不幸父歿幸示墓所得奉骨歸足矣忍利遺財耶母竟不見其母弟憐之與偕求墓所又不得贊日夜悲哭禱於神一夕夢一老人以杖指葬處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卽其地求之母弟曰是矣某物可驗啟棺負

父骨歸

樂亭志

永平府志

卷之末

雜記

七

嘉靖中遷安李賢其兄名本遇方外人遺書藏笥中後賢中武進士發兄笥得書乃爐火家言悅之會東北烽急以欽依守備銜充中軍贊畫一日至荆子峪窘礦盜于窟中其魁曰適得物願獻以乞命視之乃礦銀精者遂揮盜去營丹房適有羽士相訪迎入一見如舊識羽士曰君已獲聖母靈藥無難矣然周天火候非口訣不能悉貧道願相助因縷縷授之果靈異可點化順天巡撫汪公聞李名請師之李乃傳汪汪受術卽休致去數月李亦歸里無意仕進冬忽身熱如熾令汲井水澆之日死年僅三十餘

以下遷安志

天啟間李成性爲諸生將赴省試其父患癩症羣丸腫潰昏憤欲斃成性禱于箕仙仙爲疏方弗效李再懇禱仙曰當往問華公須臾返索松蘿茶滷面有浮沫戒云止飲半酒杯病者下咽大呼冷冷卽心清思食再與敷藥半月而復云飲藥名冰盤乃冰雹之母一顆飛空化雹雨一陣故戒多飲敷藥一名雨角龍吸海水氣凝角上刮煉而成重半分許色紫味香一名玉苓爲蟠桃上霜掃而煉之形如榴子色似雲苓裹以蟠桃花瓣瓣如開元錢大第薦而不鮮箕仙張姓名應龍明天水孝廉華公卽漢神醫佗侍帝爲藥聖司也

景泰初城子嶺清泉寺古刹傾頽鄭僧祿跣足募化草建僧舍一間朝暮出山有二虎隨之而不害後數年去之他縣至今關前東西有伏虎山

天啟壬戌遷安郭鞏持節封壽藩事畢登華嶽見馬道人號真一年百二十餘歲能知未來事邀歸寓不食葷而飲酒至數石將別道人云後數年當東行相見越崇正己巳果攜一童子至豪飲如前又或數日不食氣體愈健髮長數尺不梳不簪留數月一日謂郭曰吾行矣可從我遊乎郭未答曰此時不行後悔莫及遂去山海關後不知所終

余自甲申八月任涿州己丑四月量移浙
江癸巳十一月又奉

命守永平相距不過五年凡山川之勝以及
土俗民風尚能得其梗槩此受代時者
林李使君博之以志書見屬也迨詢諸
董事者志分八門七門已付梓惟職官
一門未竣則序所云不及詳加校訂亦
遜辭身爰取已定之序即日刊刻竣工
恐覽者以冊首列名之故謂為志者一得
也因附後于此 元和碩學

跋



甚矣志之未易作也泛視之曰此一方之記
載耳及身親其事則徵文考獻非上
下數千年縱橫二萬里於書無所不備
不能成此一書永平於古為孤竹遺墟而
全元以前缺焉急問明初始有志乘其
後陸續脩補迨嘉靖間有閩人郭建初
者博學多聞大有纂述雄筆歟銀澁今
亦未見其全編所傳者則康熙間張太守
因宗觀察荔裳之書而續之者也考授此
陋體裁乖舛不無遺憾焉李參林使君守
跋

一

是郡慨然太息且為完書且念由張公至
今已逾週甲歲月既久故老無存於此不
修將更靡所考訂適余至此平講席乃
以編摩之役相囑開局于祭已初夏迄于
歲杪與諸君子旁蒐博採從容討論皆成
是編其間可尚而稽者似已無歎然永舛
地處邊僻構書無多而各縣志又皆不
獲美備其為郭公一夏五志知不免也刻刻
未克李公以遷擢書余亦他往遂以校訂付
之家蓮溪學博及蔡夢堂大端已具凡例

中若贅語語始識山巔末以見其難有出
于才學識之外者甚矣志之未易作也
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季春月望
日江寧王金英菊莊氏謹跋

苗莊
圖書

州一
兩記

跋

二

國
書
館
藏